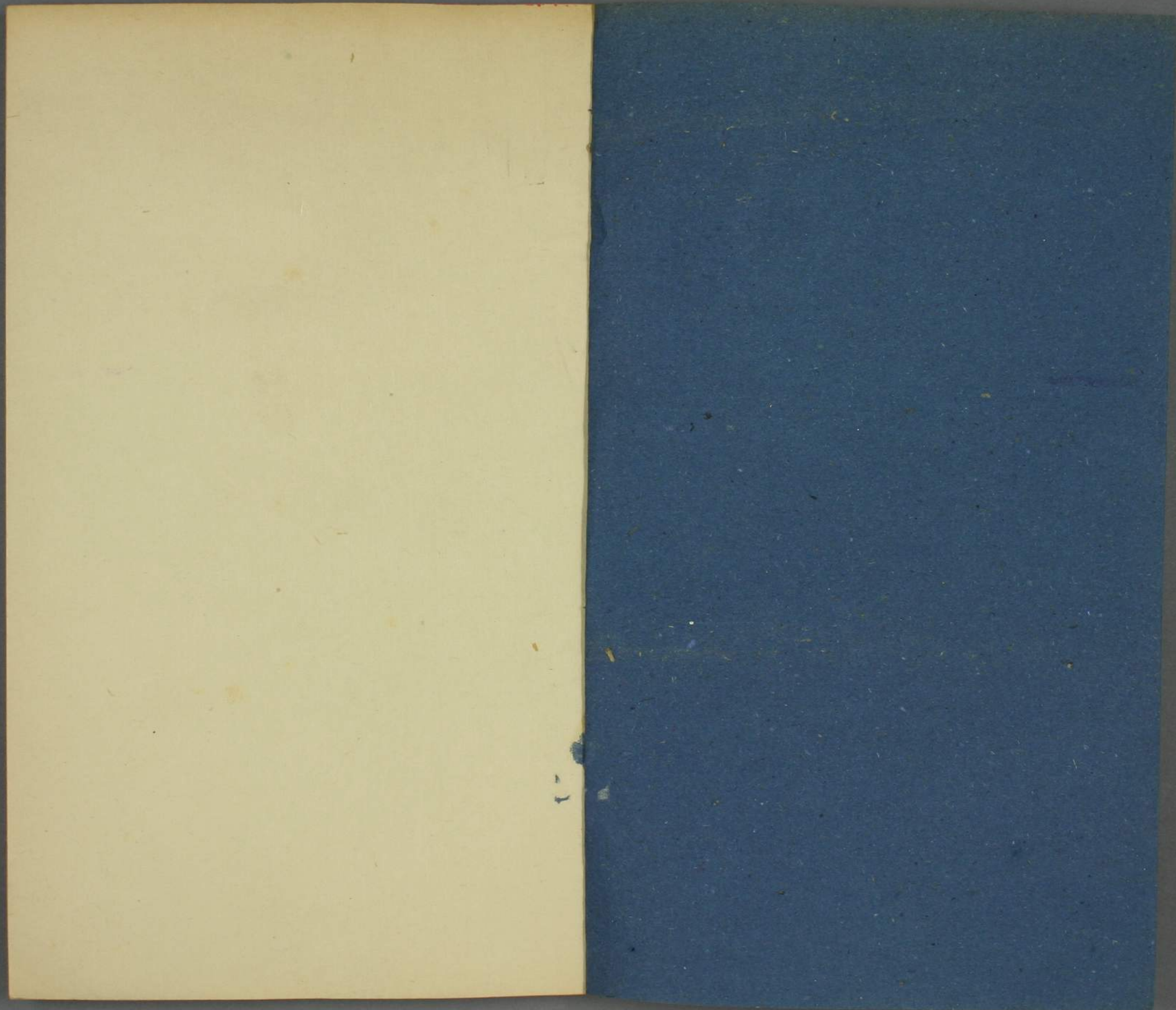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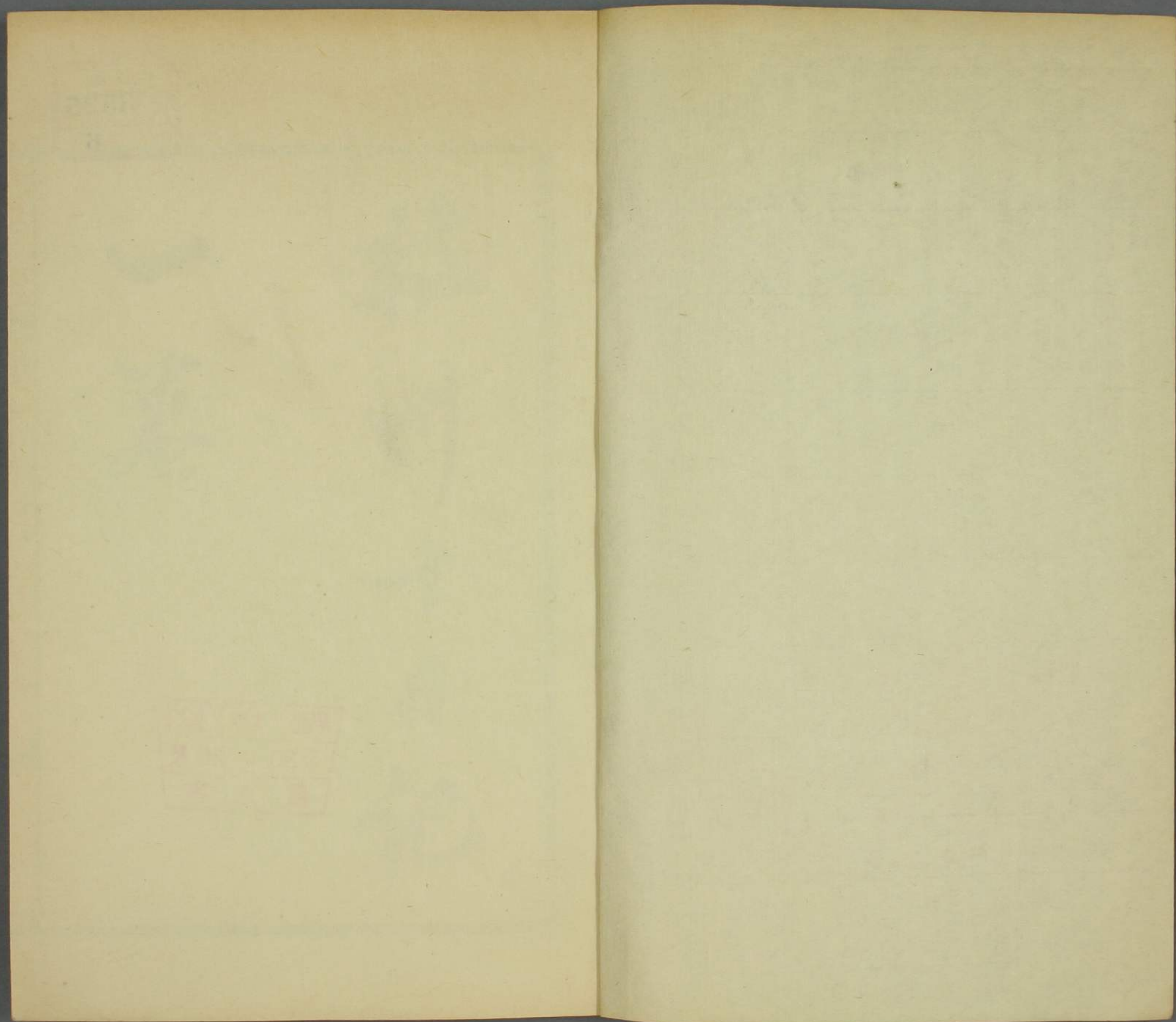
ル 5  
3525  
6













一  
卷  
新  
州  
十  
日  
記



門 5  
號 3525  
卷 6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昭和36.9.26  
藏書



揚州十日記 江都 王秀楚 記

揚州 陳恆和書林刻

乙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洋河失守踉蹌奔揚州閉城禦敵至廿四日未破城前禁門之內各有兵守予住宅新城東楊姓將守焉吏卒碁置予宅寓有二卒左右隣舍亦然踐踏無所不至供給日費錢千餘將不能繼不得已共謀爲主者觴予更謬爲恭敬酬好漸洽主者喜誠卒稍遠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娛軍暇是夕邀予飲滿擬縱歡忽督鎮以寸紙至主者覽之色變遽登城予眾亦散



去

越次早督鎮牌諭至內有一人當之不累百姓之語聞者莫不感泣又傳巡軍小捷人人加額焉午後有姻氏自瓜洲來避興平伯逃兵興平伯高傑也督鎮檄之出城遠避予婦緣久別相見唏噓而大兵入城之語已有一二爲予言者予急出詢諸人或曰靖南侯黃得功援兵至旋觀城上守城者尙嚴整再至市上人言洶洶披髮跣足者繼塵而至問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對忽數十騎自北而南奔騰狼狽勢如波湧中擁一人則督鎮也蓋奔東城外兵逼近不能出欲奔南關故由此是

時始知敵兵入城無疑矣突有一騎自南而北撒韁緩步仰面哀號馬前二卒依依轡首不捨至今猶然在目恨未傳其姓字也騎稍遠守城丁紛紛下竄棄冑拋戈并有碎首折脛者迴視城櫓已一空矣先是督鎮以城狹砲不得展城梁設一板前置城徑後接民居使有餘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畢敵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亂下守城兵民互相擁擠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匍匐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卽傾人如落葉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皆作劔戟相擊聲又如雨雹挾彈鏗然錫然四響不絕屋中



人惶駭而出不知所爲而堂室內外深至寢闈皆守城兵民緣屋下者惶惶覓隙潛匿主人弗能呵止外廂比屋閉戶人煙屏息予廳後面城墻從窗隙外觀見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嚴整淋雨亦不少紊疑爲節制之師心稍定忽叩門聲急則隣人相約共迎王師設案焚香示不敢抗予知事已不濟如此然不能拂眾議姑連應曰唯唯於是改換服色引領而待良久不至予復至後窗窺城上則隊伍稍疎或行或止俄見有擁婦女雜行其間服飾皆揚俗予始大駭還語婦曰兵入城倘有不測爾當自裁婦曰諾有金若

千付汝收藏我輩休想復生人世矣涕泣交下盡出金付予值鄉人進急呼曰至矣至矣予趨出望北來數騎皆按轡徐行遇迎王師者卽俯首若有所語是時人自爲守往來不通雖相違咫尺而聲息莫聞迨稍近始知爲逐戶索金也然意頗不奢稍有所得卽置不問或有不應雖操刀相向尙不及人後乃知有捐金萬兩相獻而卒受斃者揚人導之也次及予門一騎獨指予呼後騎曰爲我索此藍衣者後騎方舍轡而予已飛遁矣後騎遂棄余上馬去予心計曰我粗服類鄉人何獨欲予予弟至予兄亦至因同謀曰此居左右皆富賈彼亦將



揚州叢書  
富賈視我奈何遂急從僻逕托伯兄弟扶婦女冒雨  
至仲兄宅仲兄宅在何家坟後肘腋皆窶貧居也予  
獨留後以觀動靜俄而伯兄至曰中衢血濺矣留此  
待予伯仲生死一處亦可不恨也予遂奉先人神主  
偕兄至仲兄宅當其時兩兄一弟一嫂一姪又一婦  
一子二外姨一內弟同避仲兄家天漸暮大兵殺人  
聲已徹門外因乘屋暫避雨下尤甚數人共擁一毡  
絲髮皆濕透門外哀痛之聲悚耳懾魄延至夜靜乃  
敢扳簷下屋敲火炊食城中四週火起近者十餘處  
遠者不計其數赤光相映如霞電爍爍聲轟耳不絕

隱隱又聞擊楚聲哀風淒切慘不可狀飯熟相顧驚  
憂淚下不能下箸亦不能設一謀予婦取前金碎之  
分爲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帶內皆有婦又覓一  
破衲舊履爲分換訖遂張目達旦是夜也有鳥在空  
中如笙篁聲又如小兒啼哭聲如在人首不遠詢諸  
人皆聞之廿六日頃之火勢稍息天亦漸明復乘高  
升屋躲避已有十數人伏天溝內忽東廂一人緣墻  
直上一卒持刃隨之追躡如飛望見予眾隨舍所追  
而奔予予惶迫卽下竄兄繼之弟又繼之走百餘步  
而後止自此遂與婦子相失不復知其生死矣諸黠



卒恐避匿者多給眾人以安民符節不誅匿者競出從之共集至五六十婦女參半兄謂余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終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羣勢眾則易避卽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當是時方寸已亂更不知何爲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與就之領此者三滿足也搜予兄弟金皆盡獨遺予未搜忽來婦人內有呼予者視之乃余友朱書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髮露肉足深入泥中沒脛一妾猶抱一女卒鞭而擲之泥中旋卽驅走一卒提刀前導一卒橫槊後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逸逸數十人如驅牛

羊稍不前卽加捶撻或卽殺之諸婦女長索繫頸纍纍如貫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觀馬蹄或籍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爲五色塘爲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屋宇深邃處處皆有積尸予意此間是我死所矣乃委迤達前戶出街復至一宅爲西商喬承望之室卽三卒窺穴也入門已有一卒拘數婦女揀拾箱籠綵緞如山見三卒至大笑卽驅予輩數十人至後廳留諸婦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婦人製衣婦本



郡人濃抹麗妝鮮衣華飾指揮言笑欣然有得色每  
遇好物卽向卒乞取曲盡媚態不以爲恥卒嘗謂人  
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  
中國無恥至此嗚呼此中國之所以亂也三卒將婦  
女盡解濕衣自表至裏自頂至踵并令製衣婦人相  
修短量寬窄易以鮮新而諸婦女因威逼不已遂至  
裸體不能掩蓋羞澁欲死者又不待言也換衣畢乃  
擁諸婦女飲酒食肉無所不爲不顧廉恥一卒忽橫  
刀躍起疾呼向後曰蠻子來近前數人已被縛吾伯  
兄與焉仲兄曰勢已至此夫復何言急持子手前予

弟亦隨之是時被執男子共五十餘人提刀一呼魂  
魄皆喪無一人敢動者予隨伯兄出廳見外面殺人  
眾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縛忽心動若有神助  
潛身一遁復至後廳而五十餘人不知也廳後宅西  
房尙存諸老婦不能躲避穿至後面盡收駝馬不能  
踰走心愈急遂俯就駝馬腹下歷數駝馬腹匍匐而  
出若驚駝馬稍一舉足卽成泥矣又歷宅數層皆無  
路走惟旁有衙可通後門而衙門已有長鍊釘錮予  
復由後衙至前聞前堂殺人聲愈惶怖無策回顧左  
側有厨中四人蓋亦被執治庖者予求收入使得參



司火掌汲之役倖或苟免四人峻拒曰我四人黠而役者也使再黠而增入必疑有詐禍必及我子哀求不已乃更大怒欲執予赴外予乃出心益急視堦前有架架上有甕去屋不遠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甕而身已傾仆蓋甕中虛而用力猛故也無可奈何仍急趨旁衙門兩手捧錐搖撼百度終莫能動擊以石則响達外庭恐覺不得已又復搖撼指破血流錐忽動盡力一拔錐已在握急掣門屐屐木樅也濡雨而漲其堅塞倍于錐子迫甚但力取屐屐不能出而門樞忽折扉傾垣頽聲如雷震子急聳身飛越亦不知力

之何來也疾趨後門出卽爲城脚時兵騎充斥前進不能卽于喬宅左隣後門挨身而入凡可避處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後至前凡五進皆如是直至大門已臨通衢兵丁往來絡繹不絕人以爲危地而棄之子乃急入得一榻榻顛有仰頂因緣柱登之屈身而匿喘息方定忽聞隔牆吾弟哀號聲又聞舉刀砍擊聲凡三擊遂寂然少間復聞仲兄哀懇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取獻一擊復寂然予時神已離舍心若焚膏眼枯無淚腸結欲斷不復自主也旋有卒挾一婦人直入欲宿此榻婦不肯強而後可婦曰此地近



揚州書  
市不可居予幾不免焉頃之卒仍挾婦人而去室有  
仰屏似蓆爲之不勝人然緣之可以及樑予以兩手  
扳樑行條而上足托駝梁下有席蔽中黑如漆仍有  
兵至以矛上搨知是空虛料無人在上予始得竟日  
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又不知幾何人街前每數騎  
過必有數十男婦哀號隨其後是日雖不雨亦無日  
色不知旦暮久之軍騎稍疎左右惟聞人聲悲泣思  
吾弟兄已傷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予婦予子不知  
何處欲踪跡之或得一見乃附梁徐下躡足至前街  
街中人首相枕籍天暝莫辨爲誰俯尸遍呼無應者

遙見南首數火炬蜂擁而來予急避之循郭走城下  
積尸礙步數跌復起每有所驚卽仆地如僵尸久之  
得達小路路人昏夜互觸相驚駭大街上舉火照耀  
如白日自酉至亥方及兄家宅門閉不敢遽擊俄聞  
婦人聲知爲吾嫂始輕擊應門者卽予婦也大兄已  
先返吾婦子俱在予與伯兄哭然猶未敢遽告仲兄  
季弟之被殺也嫂詢予予依違答之予詢婦何以免  
婦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眾人繼之獨遺我我抱  
彭兒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踢傷足亦臥焉卒持我二  
人至一室屋中男婦幾十人皆魚貫而縛因囑我于



諸婦曰看守之無使逸去卒持刀出又一卒入劫吾妹去久之不見卒至遂給諸婦出出卽遇洪姬相攜至故處故幸免洪姬者仲兄內親也婦詢予告以故哭泣良久洪攜宿飯相勸哽咽不可下外復四面火起倍于昨夕潛出戶外田中橫尸交砌喘息猶存遙見何家坟中樹木陰森哭音成籟或父呼子或夫覓妻呱呱之聲草畔溪間比比皆是慘不忍聞回至洪宅婦欲覓死予竟夜與語不得間東方白矣

廿七日問婦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樞後古瓦荒磚久絕人跡予蹲亂草中置子于樞上覆以蘆席婦僂居其前我曲附于後揚首則頂露展足則踵見微出氣息拘手足爲一裹魂少定而殺聲逼至刀環响處槍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百餘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至于紛紛子女百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至午後積尸如山殺掠更甚幸至晚予等逡巡走出彭兒酣臥樞上自朝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渴時欲飲取片瓦掬溝水潤之仍睡去呼醒抱與俱去洪姬亦至知吾嫂又被劫去吾侄在襁褓竟失所在嗚呼痛哉甫二日而兄嫂弟姪已亡其四矣相與覓日中餘



米不得遂與伯兄枕股忍飢達旦是夜子婦覓死幾斃賴洪嫗救免

廿八日子謂伯兄曰今日不知誰死吾兄幸無恙乞與彭兒保其殘喘兄垂淚慰勉遂別逃他處洪嫗謂子婦曰我昨匿柜中終日貼然當與子易而避之婦堅不欲仍到櫃後同匿焉未幾數賊入破柜劫嫗去捶擊百端卒不供出一人子甚德之少間兵來益多及子避所者前後接踵然或一至屋後望見櫃而去忽有十數卒啗喝而來其勢甚凶俄見一人至櫃前以長竿擲予足予驚而出乃揚人爲彼向導者面則

熟而忘其姓子向之乞憐彼且索金以金始釋子彼尙曰便宜爾婦出語諸卒曰姑舍是諸卒乃散去喘驚未定忽一紅衣少年操長刃直抵予所舉鋒相向獻以金復索子婦婦時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給之曰婦孕多月昨乘屋跌下孕因之壞萬不能生安能起來紅衣者不信因啟腹視之兼驗以先塗之血袴遂不顧所擄一少婦一幼女一小兒兒呼母索食卒怒一擊腦碎而死挾婦與女去子謂此地人逕已熟不能存身當易善地處之而婦堅欲自盡子亦惶迫無主兩人遂出并縊于梁忽項下兩繩一時俱斷



揚州叢書  
併跌于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門直趨堂上未暇過兩  
廓予與婦急趨門外逃急奔一草房中悉邨間婦女  
留婦而卻予予急奔南首草房中其草堆積連屋子  
登其巔俯首伏匿復以亂草覆其上自以爲無患矣  
須臾卒至一躍而上以長矛擲其下予從草間出乞  
命復獻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數人皆有所獻而免兵  
既去數人復入草間予窺其中有方桌數張外圍皆  
草其中廓然而虛可容二三十人予強入之自謂得  
計不意敗垣從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爲兵窺  
見乃自穴外以長矛直刺當其前者無不被大創予

股亦傷前者盡爲卒得後者倒扒而出予復至婦所  
婦同眾婦女皆伏臥積薪以血塗體糞綴其髮烟灰  
飾面形如鬼蜮鑿別以聲予乞眾婦得入草底眾婦  
女擁臥其上予閉氣不敢動幾悶絕婦以竹筒授予  
口啣其末出其端于上氣方達得不死戶外有卒一  
時手殺二人其事甚怪筆不能載草上諸婦無不戰  
慄忽哀聲大舉兵已入室復大步而去不旋顧天漸  
黑諸婦起予始出草中汗如雨至夕復同婦歸洪宅  
洪老洪嫗皆在伯兄亦來云是日被劫去負擔賞以  
千錢仍付令旗放還途中亂尸山疊血流成渠又聞



揚州叢書  
有王姓將爺居昭陽李宅以錢數萬日給難民其黨  
殺人往往勸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餘昏昏睡去  
次日則廿九日矣

自廿五日起至此已五日私幸或可薄赦又紛紛傳  
洗城之說城中殘喘冒死縋城逃去者大半舊有官  
溝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然亦以此反罹其鋒  
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結伴夜入官溝盤詰搜其金  
銀人莫敢誰何予等念既不能越險以逃而伯兄又  
爲予不忍獨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原避處知不可  
留而予婦以孕故屢屢獲全遂獨以予匿池畔深草

中婦與彭兒裹臥其上有數卒至爲劫出者再皆少  
獻賂而去繼一狼卒來鼠頭鷹眼其狀甚惡欲劫予  
婦婦偃蹇以前語告之不聽逼使起立婦旋轉于地  
下死不肯起卒舉刀背亂打血濺衣裳表裏潰透先  
是婦戒予曰倘遇不幸吾必死勿以夫婦故乞哀併  
累子故予遠躲草中爲不知焉予亦謂婦將死而惡  
卒仍不捨將婦髮周數匝于臂橫拖而去怒叱毒打  
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多地環曲以出大街行數步必  
擊數下突遇眾騎中一人與卒滿語數句遂捨予婦  
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無完膚矣忽又烈火



四起何家墳前後多草房燃則立刻成燼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網者爲火一逼無不奔竄自出出則遇害百無一免亦有閉戶焚死者由數日至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積骨多少大約此際無處可避亦不能避避則或一犯之無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與尸骸雜處生死反未可知予與婦子並往臥塚後泥首塗足殆無人形火勢愈熾墓中喬木燒着光如電灼聲如山崩風勢怒號赤日慘淡爲之無光目前如見無數夜叉鬼驅殺千百地獄人而馳逐之驚悸之餘時作昏曠蓋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間矣驟聞足

聲震响慘呼震心回看牆畔則伯兄被獲遙見兄與卒相持兄力大撇而得脫卒遂趕去此卒卽前日劫吾婦而復捨者也半晌不至予心搖搖伯兄忽走來赤身披髮爲卒所逼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僅存一錠出以獻卒而卒怒甚舉刀擊兄兄輾轉地上流血滿身彭兒拉卒涕泣求免時年五歲卒以兒衣拭刀血再擊而兄將死矣旋拉予髮索金刀背亂擊不止予訴金盡曰必欲金卽甘死他物可也卒牽予髮至洪宅予婦衣物置兩甕中倒覆堦下盡發以供其取凡金珠之類無不要而衣服擇好者取焉見兒項有銀



鎖將刀割去去時顧子曰吾不殺你自有人殺你也知洗城之說已確料必死矣置兒于宅全婦急出看兄前後項皆被傷深入寸許胸前更烈予二人扶至洪宅問之亦不知痛楚忽曠忽甦安置畢予夫婦復至墳處躲避隣人俱臥亂草叢中忽有作人語曰明日洗城必殺一盡當棄汝婦與吾同走婦亦勸余行余念伯兄垂危豈忍舍去又前所恃者猶有餘金今金已盡料不能生一痛氣絕良久而蘇火亦漸滅遙聞砲聲三往來兵丁漸少予婦抱兒坐糞窖中洪嫗亦來相依有數卒擄四五箇婦人內二老者悲泣兩

少者嘻笑自若後有二卒追上奪婦自相奮擊內一卒勸解作滿語忽一卒將少婦負至樹下對合餘二婦亦就被污老婦哭泣求免三少婦恬不爲恥十數人互爲奸淫仍交與追來二卒而其中一少婦已不能起走矣予認知爲焦氏之媳其家平日所爲應至如此驚駭之下不勝歎息忽見一人紅衣佩劍滿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隨從一人衣黃背甲貌亦魁梧後有揚州數人跟隨紅衣人熟視予曰視爾非若儔輩中實言何等入予念時有以措大而獲免者有以措大而立斃者不敢吐實飾詞以告復指諸



婦子問是誰具告以實紅衣人曰明日王爺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命隨人付衣幾件又金一錠問汝等幾日不食予答以五日矣命跟我來予與婦且信且疑不敢不行至一宅所蓄甚富魚米充盈向一婦人曰你好好待此四人與予別去時已暮予內弟被卒劫去不知存亡婦傷之特甚少頃老嫗搬出魚飯食予宅去洪居不遠予取魚飯食吾兄兄喉不能咽數箸而止予爲兄拭髮洗血心如刀割是日聞封刀之語眾心稍定明日爲五月朔日勢雖不甚烈然未嘗不殺掠而富家大室方且搜括無餘子女由十餘歲

起搶掠殆無遺類是日興平伯復入揚城而寸絲粒米盡入虎口矣蕭條殘破難以奉述

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焚尸簿載數共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被擄者不與焉

初三日出示放賑偕洪嫗至缺口關領米米卽督鎮所儲軍糧如邱陵數千石片時蕩然一空往來負戴者俱焦頭爛額臂脛傷折刃痕滿面如燭淚成行搶



米之際雖親友不相顧强者去而復來老弱被重傷者終日不能得升粒

初四日天晴烈日蒸燻屍氣薰人前後左右處處焚燒烟結如霧腥聞數十里是日子燒棉及人骨成灰以療兒瘡垂淚領之不能出聲

初五日幽僻之人使稍出來相逢各淚下不能出一語予等五人雖獲稍甦終不敢居宅內晨起早食卽出處野畔其粧飾一如前日蓋往來打糧者日不下數十輩雖不操戈而各制槌恐嚇詐人財物每有斃于杖下者一遇婦女仍肆擄劫初不知爲清兵爲鎮

兵爲亂民也是日伯兄因傷重刀瘡迸裂而死傷哉痛不可言憶予初被難時兄弟嫂姪婦子親共八人今僅存三人其內弟外姨又不復論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故漫記之如此遠處風聞者不載也後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樂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閱此當警惕焉耳

揚州十日記



揚州書  
揚州書

揚州雜記  
一卷



揚州夢記

唐

于鄴

撰

揚州

陳恆和書林刻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弱冠擢進士第復捷制科牧少俊性疎野放蕩雖爲檢制而不能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



揚州叢書  
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戒之曰  
以待御史氣槩遠馭固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  
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  
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卽命侍兒取一小書籠對牧  
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千百悉曰某夕杜書記  
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慙因泣  
拜致謝而終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爲之誌而極言  
其美報所知也牧旣爲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司  
徒愿罷鎮閒居聲妓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  
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

牧持憲不敢邀致牧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  
已馳書方對酒獨斟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  
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瞪目注  
視引滿三卮向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  
復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傳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  
皆亦迴首破顏牧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  
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  
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旁若無人牧又自以年漸遲  
暮常追賦感舊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  
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航船



揚州叢刊  
揚州夢記  
三  
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伴茶  
煙輕颺落花風太和末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沈傅師  
江西宣州幕雖所至輒遊而終無屬意咸以非其所  
好也及聞湖州名郡風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遊  
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頗喻其意及牧至每  
爲之曲宴周遊凡優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爲出之  
牧注目凝視曰美矣未盡善也乙復候其意牧曰願  
得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集某當閒行寓目  
冀於此際或有闕焉乙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  
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艤岸於叢人中有里姥引鵝

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真國色向誠虛設耳因  
使語其母將接致舟中母女皆懼牧曰且不卽納當  
爲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  
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母許諾因以重  
幣結之爲盟而別故牧歸朝頗以湖州爲念然以官  
秩尙卑殊未敢發尋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  
也牧素與周墀善會墀爲相乃併以三牋干墀乞守  
湖州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  
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牧旣卽政函使召  
之其母懼其見奪攜雛以同往牧詰其母曰曩旣許



揚州叢考  
我矣何爲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  
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俛首移晷曰其詞也  
直強之不祥乃厚爲禮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自  
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  
綠葉成陰子滿枝

洪邁曰唐世鹽鐵轉運司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  
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嘖稱揚一益二謂天下  
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

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

張祐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

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

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  
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

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  
盛可知矣

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虛邱楊行密復葺之稍  
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尙不能  
及唐之什一今日眞可酸鼻也

附王穉登詩云新詩一首當纏頭徧醉邗溝十二  
樓贏得佳人稱薄倖還如杜牧在揚州



錢希言揚州懷舊詩云三度維揚十八年舊遊零  
落不如前車傍擲果人何在橋上吹簫事莫傳潮  
落遠江瓜步雨鳥啼荒壘竹西煙風流杜牧元多  
感到日臨頭一惘然

揚州夢記終

杜牧之揚州  
夢一卷



杜牧之揚州夢 元 喬孟符 撰

揚州 陳恆和書林刻

楔子

冲末扮張太守引淨張千上詩云昔年白屋一寒儒今日黃堂駟馬車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小官姓張名紉字尚之自中甲科以來累蒙聖恩除授豫章太守自幼與杜牧之爲八拜交今牧之官爲翰林侍讀有公幹至豫章將欲起程回京不免安排果桌與他餞行小官近日梨園中討得一箇歌妓年方一十三歲善能吹彈歌舞名



曰好好我數次與他算命道他有夫人之分未審他姻緣在於何處今日餞別牧之就叫好好出來勸酒者好好何在旦扮張好好上云相公叫我不知又請甚麼客須到前廳見來見科云相公喚我有何使用張太守云今日與牧之餞行你就席間歌舞一回與他勸酒旦云謹領尊命張太守云張千門首覷着杜翰林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扮杜牧之上云小生姓杜名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太和間舉賢良方正累官至翰林侍讀之職因公幹至豫章此處太守張尚之自幼與小生交善今日在

私宅設酒與小生餞送令人來請須索走一遭去左右報復去道杜某來了也張千做報見科正末云小生薄德敢勞太守張筵也張太守云蔬食薄味不堪獻敬聊引餞意耳左右將酒過來學士滿飲一杯正末云太守請張太守云學士自古道筵前無樂不成歡樂今舍下有一女年方一十三歲名曰好好善能歌舞着他出來歌舞一回與學士送酒咱正末云深蒙厚意感謝感謝張太守云好好你歌舞一回伏侍相公咱旦歌舞科正末云小官無甚奇物瑞文錦一段犀角梳一副權表微誠



有詩一首詩云汝為豫章姝十三纔有餘嬌媚  
鵝兒妖嬈鸞鳳雛舞態出花塢歌聲上雲衢贈之  
天馬錦堪賦水犀梳張太守云好好謝了相公者  
回拜科云多謝厚賜正末云多有打攪小生不敢  
久畱就此告辭長行去也唱

仙呂賞花時唱一曲金縷悠揚雲謾行舞一迴綵袖  
輕盈花弄影今日個餞送在短長亭對着這江山勝  
景慵斟酒訴離情

么篇怕聽陽關第四聲回首家山千萬程博着個甚  
功名教俺做浮萍浪梗因此上意嬾出豫章城同下

音釋

餞音

樂姚

樂音

姝音

鵝音

鵝音

塢音

慵音

滂音

朱音

柘音

姑音

第一折

外扮牛僧孺引左右親隨上詩云閒中清雅理絲  
桐樂在琴書可用功無事休倚消永晝居然坐嘯  
古人風老夫姓牛名僧孺字思黯官拜揚州太守  
昔與張尚之杜牧之為忘年友牧之官拜翰林侍  
讀因公差至此老夫特設一席令人請去了左右  
若杜牧之來時報我知道正末引家童上云小官  
杜牧之是也前年公差至豫章今又公差至揚州



有太守牛僧孺原是父輩今日設席相請須索走  
一遭去家童云相公這揚州是好景致也正末云  
家童你那裏知道想當初隋煬帝幸廣陵看瓊花  
一時繁華天下無比你聽我說唱

仙呂點絳脣錦纜龍舟可憐空有隋堤柳千古閒愁  
我則怕春光老瓊花瘦

家童云相公行了這一路州縣覺都不如這裏人  
烟熱鬧哩正末唱

混江龍江山如舊竹西歌吹古揚州二分明月十里  
紅樓綠水芳塘浮玉榜珠簾繡幕上金鈎家童云相

公看了此處景致端的是繁華勝地也正末唱列一

百二十行經商財貨潤八萬四千戶人物風流平山  
堂觀音閣閒花野草九曲池小金山浴鷺眠鷗馬市  
街米市街如龍馬聚天寧寺咸寧寺似蟻人稠茶房  
內泛松風香酥鳳髓酒樓上歌桂月檀板鶯喉接前  
廳通後閣馬蹄階砌近雕闌穿玉戶龜背毬樓金盤  
露瓊花露釀成佳醞大官羊柳蒸羊饌列珍饈看官  
場慣驪袖垂肩蹴踘喜教坊善清哥妙舞俳優大都  
來一箇箇着輕紗籠異錦齊臻臻的按春秋理繁絃  
吹急管鬧炒炒的無昏晝棄萬兩赤資資黃金買笑



拚百段大設設紅錦纏頭

〔云〕左右報復去道杜牧之來了也〔左右做報見科

〔牛僧孺云〕老夫無甚管待左右將酒來學士滿飲

一盃〔正末唱

油葫蘆月底籠燈花下遊閒將佳興酬綺羅叢封我

做醉鄉侯酌幾杯錦橙漿洗淨談天口折一枝碧桃

春占定拿雲手〔牛僧孺云〕却不道文苑中古儼秀才

家多好此狂飲也〔正末唱〕打迭起翰林中猛性子挺

拽扎起太學內體樣兒嚮趨着這錦封未剖香先透

渴時節吸盡洞庭秋

〔牛僧孺云〕可不道既有知契友又有可意人是好

宴樂也〔正末唱

天下樂端的是一醉能消萬古愁醒來時三杯扶起

頭我向那紅裙隊裏奪了一籌看花呵致成症候飲

酒呵灌的醉休我則待勝簪花常帶酒

〔牛僧孺云〕牧之在京師日日有花酒之樂老夫有

一家樂女子頗善謔舞喚它出來伏事學士咱好

好那裏〔旦上云〕妾身張好好是也原是張尙之家

女童牛太守大人與張尙之為舊友遂將妾身過

房與牛太守為義女經今三年矣今日前廳上宴



客太守大人呼喚須索見去見科正末云此女是

誰牛僧孺云是老夫義女小字好好喚來歌舞

回與學士奉一杯酒家童云相公好箇標致的小

姐我那裏曾見來正末唱

**那吒令**倒金餅鳳頭捧瓊漿玉甌蹴金蓮鳳頭並凌

波玉鈎整金釵鳳頭露春纖玉手天有情天亦老春

有意春須瘦雲無心雲也生愁

牛僧孺云小家之女有甚十分顏色正末唱

**鵲踏枝**花比他不風流玉比他不溫柔端的是鶯也

消魂燕也含羞蜂與蝶花間四友呆打頰都歇在萱

蕙稍頭

牛僧孺云牧之飲個雙盃正末云我與大姐穿換

一盃大姐換了這一杯酒飲過者唱

**寄生草**我央了十箇千歲他剛嚙了三個半口險澆

了內家粧束紅鴛袖越顯的宮腰嫋娜纖楊柳添上

些芙蓉顏色嬌皮肉白處似梨花擎露粉酥凝紅處

似海棠過雨胭脂透

牛僧孺云牧之請飲酒正末云且住將文房四寶

來作詩一首相贈家童云筆硯在此正末唱

么篇磨鐵角烏犀冷點霜毫玉兔秋對明窗滄海龍



蛇走蘸金星端硯雲烟透拂銀牋湘水玻璃皺

牛僧

儒云何勞學士這等費心正末唱

比及賞吳宮花草

二十年先索費翰林風月三千首

云你看這女子詩云端的是仙人飛下紫雲車月

闕纔離蟾影孤却向尊前擎玉盞風流美貌世間

無唱

後庭花他那裏應答的語話投我這裏笑談的局面

熟準備着夜月攜紅袖不覺的春風倒玉甌旦云我

再斟的滿者與相公飲正末唱

怎生下我咽喉勞

你個田文生受志昂昂包古今贍宇宙氣騰騰吐虹

霓貫斗牛袖飄飄拂紅雲登鳳樓興悠悠駕蒼龍遍

九州嬌滴滴賞瓊花雙玉頭風颼颼游廣寒八月秋

樂陶陶倩春風散客愁濕浸浸錦橙漿潤紫裘急煎

煎想韋娘不自由虛飄飄恨彩雲容易收香馥馥斟

一杯花露酒

旦云此一杯酒擎着不飲是無妾之情也正末唱

青歌兒休央及偷香偷香韓壽怕驚回兩行兩行紅

袖感謝多情賢太守我是箇放浪江海儒流傲慢宰

相王侯既然賓主相酬閒敘筆硯交游對酒綢繆交

錯觥籌銀甲輕搗金縷低謳則為宅倚着雲兜我控



着驂騑又不是司馬江州商婦蘭舟烟水悠悠楓葉  
颼颼不爭我聽撥琵琶楚江頭愁淚濕青衫袖

牛僧孺云學士再飲一杯咱正末云酒勾了也背

云這女子恰是在何處會會見他來牛僧孺云既  
然學士飲不的酒那女子回去罷旦下正末唱

賺煞尾比及客散錦堂中准備人約黃昏後他不比  
尋常間墻花路柳這公事怎肯甘心便索休強風情  
酒病花愁牛僧孺云無甚管待承學士屈高就下也

正末唱這的是釣詩釣我醉則醉常在心頭掃愁箒  
爭如奉箕箒牛僧孺云牧之一番相見一番老也正

末唱遮莫你鬢角邊霜華漸稠衫袖上酒痕依舊我

正是風流到老也風流下

牛僧孺云老夫念故人情分安排酒殺請杜牧之  
不想他酒病詩魔依然如舊我着家樂奉酒他說  
那裏會見這女子來是輸不的他那一雙眼這風  
子在豫章時張尙之家會見來又早三年光景長  
的比那時不同了可知他看在眼裏則是到不的  
他手張千等他再來時你說太守不在家則着他  
去兀那翠雲樓上閒坐一會坐的沒意思他則索  
回去也下



音釋

去聲	倩青	濫切	燕知	尖切	纖西	矩音	踣音	減切	黠衣
夫切	馥房	波音	玻音	孩音	頰音	排音	俳音	杭音	行音
橫切	觥古	梨音	黎音	臥音	宛音	從音	叢音	嘴切	髓桑
鄒音	搗音	由切	熟裳	鳥音	嫵音	驚音	儼音	降切	釀尼
	煙音	咽音	上聲	娜挪	鄒音	儻音	韻音	醞音	醞音
估切	贍傷	去聲	肉柔	喜音	吸音	朶音	驪音		

第二折

〔張千上云〕小人是太守府內親隨奉老爹鈞語着我打掃的這翠雲樓恐怕杜學士到來遊玩就在此管待他〔正末引家童上樓科云〕昨日太守開宴出紅粧細看此女顏色嬌艷動人甚有願戀之意

小官一時疎狂被叔父識破念先人之面未曾加責今日心中悶倦故來此翠雲樓遊玩小官只爲酒病花愁何日是好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衫袖濕酒痕香帽簷側花枝重似這等賓共主和氣春風一杯未盡笙歌送就花前喚醒遊

仙夢

〔家童云〕相公昨日中酒今日起遲你看那樓上却又早安排的果卓杯盤停當也〔正末唱〕

滾繡毬日高也花影重風香時酒力湧順毛兒撲撒上翠鸞丹鳳恣情的受用足玉煖香融這酒更壓着



琉璃鍾琥珀醲這樓正値着黃鶴仙白兔翁這酒更勝似釀葡萄紫駝銀甕這樓快活殺傲人間湖海元龍這酒却便似瀉金莖中玉露擎仙掌這樓恰便似看翠盤內霓裳到月宮高捲起綵繡簾櫳

〔正末語張千云〕我昨日中酒且歇息一會等太守來時報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正末同家童俱睡

科〕旦同四旦上云妾身張好好太守大人使俺來這翠雲樓上伏事杜翰林他怎生却睡着了了我喚他一聲杜老爹杜老爹妾身來了也〔正末起云〕太守大人可曾來麼〔旦云〕太守公事忙且不得來一

徑着妾等來伏事相公〔正末云〕伏事甚麼咱兩個

且共席坐者兀那四位小娘子會舞唱麼〔四旦云〕

頗會些〔正末云〕既然會舞唱大家歡樂飲三杯〔旦

云〕昨日席間怠慢相公勿罪也〔正末唱〕

倘秀才想當日宴私宅翰林應奉倒做了使官府文章鉅公昨日今朝事不同煖溶溶脂粉隊香馥馥綺羅叢端的是紅遮翠擁

〔云〕小娘子是張好好這四位小娘子是何人〔旦云〕

這四箇是玉梅翠竹天桃媚柳一同哥唱與相公

送酒咱〔正末唱〕



滾繡毬尊中酒不空筵前曲未終你教他繫垂楊玉  
驄低鞚準備着倩人扶兩袖春風我這害酒的渴肚  
囊看花的饞眼孔結下的歡喜緣可着他厮重我伴  
着些玉嬋娟相守相從也不索閒遊柳陌尋歌妓笑  
指前村問牧童直喫的月轉梧桐

旦云相公你在席間坐者只怕太守到來妾身且  
回去咱旦同四旦下正末做醒科云好是奇恠也

恰纔那箇女子陪侍我飲酒怎生不見了家童做  
醒科云不覺的盹睡着了正末云你見那女子來  
麼家童云相公你敢昏撒了幾曾見什麼女子來

正末唱

醉太平又不是癡呆懵懂不辨個南北西東恰纔箇  
彩雲飛下廣寒宮醉蟠桃會中一壁廂花間四友爭  
陪奉勝似那蓬萊八洞相隨從只落的華胥一枕夢  
初濃都是這風流醉翁

家童云適纔剛打了一個盹又早晚了也正末唱

脫布衫不覺的困騰騰醉眼朦朧空對着明晃晃燭  
影搖紅這其間在何處殘月曉風知他是宿誰家枕  
鴛衾鳳

小梁州這些時陡恁春寒繡被空冷清清褥隱芙蓉



我則道陽臺雲雨去無蹤今夜箇乘歡寵山也有相逢

么篇怎承望曉來悞入桃源洞又則怕公孫弘打鳳牢籠手背上掐着疼脚面上踏着痛那裏也情深意重猶恐是夢魂中

家童云相公則是想着那個人兒便有夢我也不想甚麼那裏得夢來正末唱

一煞則願的行雲不返三山洞好夢休驚五夜鐘我這裏繡被香寒玉樓人去錦樹花飛金谷園空飛騰了彩鳳解放了紅絨摔碎了雕籠若不是天公作用

險些兒風月兩無功

家童云咱家回去罷休信睡裏夢裏的事正末唱

煞尾從今後風雲氣槩都做了陽臺夢花月恩情猶高似太華峰風送紗窗月影通篆裊金鑪香霧濛銀燭高燒錦帳融羅帕重沾粉汗溶高插鸞釵雲髻聳巧畫蛾眉翠黛濃柳塢花溪錦繡叢烟戶雲窗閨閣中可體樣春衫親手兒縫有滋味珍饈揀口兒供再不趨蝶使蜂媒厮斷送再不信怪友狂朋厮搬弄但能勾魚水相逢琴瑟和同家童云相公略回去來正末唱早跳出這柳債花錢麵糊桶同下



音釋

醜泥容切

萄音桃

莖音形

輕空去聲

饒鋤咸切

蟬音

第三折

〔外扮白〕文禮引雜當上詩云一溪流水泛輕舟柳

岸遊人飲巨觥自在揚州花錦地風光滿眼度春

秋小生姓白名謙字文禮揚州人也頗有幾貫貫

財人口順以員外呼之今有杜翰林以公差至此

明日回程小生備下蔬酌與他送餞令人請去了

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引家童上云〕小官自牛太

守請我飲宴之間有一女子歌舞清妙再去訪謁

數次不放參見只着在翠雲樓上賞玩歸來甚是

無聊今欲回程有白員外相請須索走一遭去我

想夢中所見那女子端的是世間少有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溫柔玉有香旖旎春無價多情楊柳葉

解語海棠花壓盡越女吳娃從頭髻至鞋襪覓包彈

無半招更那堪百事聰明模樣兒十分喜恰

梁州第七知音呂借意兒嘲風詠月有體段當場兒

擷竹分茶情着疼熱相牽掛性格穩重禮數撐達衣

裳濟楚本事熟滑過行雲板撒紅牙泛宮商曲和琵琶

受用些成頓段暮雨朝雲拜辭了有拘束玉堂金



揚州夢  
馬快活殺無程期秋月春花風流俊雅傾城絕代人  
皆訝知進退識高下賢慧心腸不狡猾是一箇少欠  
他歡喜冤家

隔尾錦機織就傳情帕翠沼栽成並蒂花何日青鸞  
得同跨錦衾繡榻弓鞋羅襪玉軟香温受用煞

云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杜牧之來了也雜當

報科云杜相公來了也白文禮云道有請正末做

見科云小官有何德能敢勞員外置酒張筵何以  
克當白文禮云蔬食薄味敢屈相公降臨寔小生  
之幸也正末云敢問員外昨太守開筵相招席間

出一紅粧善能歌舞未知誰氏之女白文禮云相  
公不問小生亦不敢說此女原是個中之人先與  
豫章太守張尙之爲侍兒後來牛太守往豫章經  
過取討爲義女善能吹彈歌舞此女就是張好好  
正末云我道那裏曾見來不瞞員外說小官三年  
前在豫章張尙之與小官送行令一女童奉酒年  
十三歲善能歌舞名曰好好小官與他瑞文錦一  
段烏犀梳一副經今三年光景他長成了十分大  
有顏色委實的令人動情也白文禮云旣然如此  
相公那時就問張太守取討此女以爲婢妾豈不



美哉正末唱

罵玉郎這一雙郎才女貌天生下笋條兒遊冶子花  
朶兒俊嬌娃堪寫入風流仕女丹青畫行一步百樣  
嬌笑一聲萬種妖歌一曲千金價

白文禮云小生也曾見來果然生的風流長的可  
喜正末唱

感皇恩濃粧呵嬌滴滴擎露山茶淡粧呵顛巍巍帶  
雨梨花齊臻臻齒排犀曲灣灣眉掃黛高聳聳髻堆  
鴉香馥馥冰肌勝雪喜孜孜醉臉烘霞端詳着厖兒  
俊思量着口兒甜怎肯教意兒差

白文禮云相公與此女有緣有分所以如此畱情  
也正末唱

採茶歌非是我自矜誇則爲咱兩情嘉準備着天長  
地久享榮華白文禮云相公放心小生務要與相公  
成就了這樁事正末唱既然你肯把赤繩來繫足久

以後何須流水泛桃花

云員外在太守前加一美言與小官成此一件事  
員外之恩不敢忘也白文禮云相公放心小生自  
有主意務要完成了此事正末唱

牧羊關則今日一言定便休作兩事家將你個撮合



山慢慢酬答成就了燕約鶯期收拾了心猿意馬合歡帶同心結連理樹共根芽知音呂琴中曲好姻緣錦上花

白文禮云相公再住幾日小生和太守說知試看如何正末云小官公事忙後會有期也唱

一煞且陪伴西風搖落胭脂蠟權寧耐夜月寒穿翡翠紗閒愁不索撥琵琶白文禮云相公則為這小娘子畱心那正末唱我怎肯浪酒閒茶再畱意裙釵下暫相別受些瀟灑隔雲山天一涯兩地嗟呀白文禮云相公再飲一杯正末云酒勾了小官就

此告回白文禮云相公慢慢而行小生說成了便有書呈奉望賜回音咱正末唱

黃鍾尾你題情休寫香羅帕我寄恨須傳鼓子花且寧心度歲華恐年過生計乏白文禮云相公休別尋配偶小生務要完成此事正末唱縱有奢華豪富家

倒賠裝奩許招嫁休想我背却初盟去就他把美滿恩情却丟下我直着諸人稱揚眾口誇紅粉佳人配與咱玉肩相挨手相把受用全別快活殺做一對好夫妻出入京華不強似門外綠楊閒繫馬下白文禮云杜翰林去了也風魔了這漢子若不成







此親事如今牛太守任滿回京小生特隨他來已將前事達知太守今日在金字館中安排筵席請杜翰林牛太守務要完成了這門親事小的每門首看者杜翰林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上云小官杜牧之自離揚州經今三載牛太守望我數次不曾放參今日白員外請赴宴須索走一遭去想昨宵沉醉今日又索扶頭也唱

雙調新水令我向這酒葫蘆着渰不會醒但說着花衢衢我可早願隨鞭鏡今日個酒香金字館花重錦官城不戀富貴崢嶸則待談笑平生不望白馬紅纓

伴着象板銀箏似這淮南郡山水有名姓

云左右報復去道杜牧之到了也隨從報科云杜翰林來了也白文禮云道有請正末做見科云量小官有何德能着員外置酒張筵何以克當白文禮云蔬食薄味不成管待請相公歡飲幾杯正末

唱

沉醉東風休想道惟吾獨醒屈平則待學眾人皆醉劉伶澆消了湖海愁洗滌了風雲興怕孤負月朗風清因此上落魄江湖載酒行糊塗了黃梁夢境

云員外今日席上再有何人白文禮云請牛太守



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牛太守上云〕老夫牛僧孺  
今日白文禮在金字館設席相請左右報復去道  
牛太守來了也〔隨從報科云〕太守老爹來了也〔白〕  
〔文禮云〕道有請〔牛太守做見科與正末云〕老夫相  
訪數次不蒙放參只是某緣分淺薄也〔正末云〕小  
官連日事冗有失迎接叔父勿罪來日小官設席  
請罪就屈員外同席未知允否〔白文禮云〕今日且  
飲過小生這一席來日同赴盛宴務要吹彈歌舞  
開懷暢飲也〔正末唱〕

水仙子喜的是楚腰纖細掌中擎愛的是一派笙歌

醉後聽哎你個孟嘗君妬色獨強性靠損了春風軟  
玉屏戲金釵早嚇掉了冠纓杜牧之難折証牛僧孺  
不志誠都一般行濁言清

〔牛太守云〕休題舊話了今日員外設席則請飲酒  
〔正末云〕酒雖要飲事也要知小官三年前曾央白  
員外訴說一事未知叔父允否〔白文禮云〕太守大  
人小生曾言將好好小姐配與杜翰林尊意如何  
〔牛太守云〕既然牧之心順着好好過來相見就與  
牧之爲夫人好好那裏〔旦上云〕妾身張好好老爹  
呼喚我自過去〔見科云〕老爹喚你孩兒有何分付



〔牛太守云〕有杜牧之要娶你做夫人則今日正是好日辰等酒筵散後就過門成親了此宿緣也〔正末云〕多謝叔父〔張府尹上云〕小官張尙之先任豫章太守今陞為京兆府尹因張好好與了牛太守為義女長大成人今聘與杜牧之為夫人某奉聖人的命因牧之貪花戀酒本當謫罰姑念他才識過人不拘細行赦其罪責如今小官親來傳示與他早來到了左右報復去道有京兆府尹下馬也〔隨從報科云〕有新任府尹老爺下馬也〔正末云〕道有請〔張府尹見科〕〔正末云〕呀張相公來了〔牛太守

〔云〕京兆相公別來無恙〔張府尹云〕牛相公乃是父執何故同眾位在此〔牛太守云〕因白員外相招在此〔張府尹云〕小官因牧之放情花酒奉朝命本當謫罰小官保奏赦其無罪〔正末云〕多謝大人〔唱

鴈兒落我則道玉堦前花弄影原來是金殿上傳宣令本為個牛僧孺門下人到做了杜牧之心頭病

〔張府尹見旦科云〕這不是我張好好麼因何在此

〔正末唱〕得勝令則疑是天上許飛瓊原來是足下女娉婷你栽下竹引丹山鳳籠着花藏金谷鶯都訴出實情



文禮云學士你不拜丈人還等甚麼正末唱我做了

強項令肩膀硬今日箇完成將這箇俊嬌娥手內擎

張府尹云悔收之因你貪戀花酒所以朝廷要見

你之罪哩正末唱

甜水令我不合帶酒簪花沾紅惹綠疏狂情性這幾

件罪我招承你不合打鳳牢籠翻雲覆雨陷人坑窞  
啗兩個口說無憑

張府尹云早是小官與學士同窗共業先奏過赦

罪不然御史臺豈肯饒人正末唱

折桂令見放着御史臺不順人情誰着你調罨子畫

閣蘭堂擲包兒錦陣花營既然是太守相容俺朋友  
間有甚差爭擺着一對種花手似河陽縣令裹着一  
頂漉酒巾學五柳先生既能勾鸞鳳和鳴桃李春榮  
贏得青樓薄倖之名

張府尹云牧之你聽我說詞云太守家張好好丰

姿秀整引惹得杜牧之心懸意耿若不是白員外

千里通誠焉能勾結良緣夫為綱領從今日早罷

了酒病詩魔把一覺十年間揚州夢醒纔顯得翰

林院臺閣文章終不負麒麟上書名畫影正末唱

鴛鴦煞從今後立功名寫入麒麟影結絲蘿配上菱



花鏡准備着載月蘭舟照夜花燈暢道朋友同行尙  
則怕衣衫不整畢罷了雪月風花醫可了游蕩疎狂

音釋

澹音 掩音 躑音

醒平 聲 濂音 體音 實音 知切 榮餘 平切

衡音 胡音 魄音 託音 勝音 旁音 丰音 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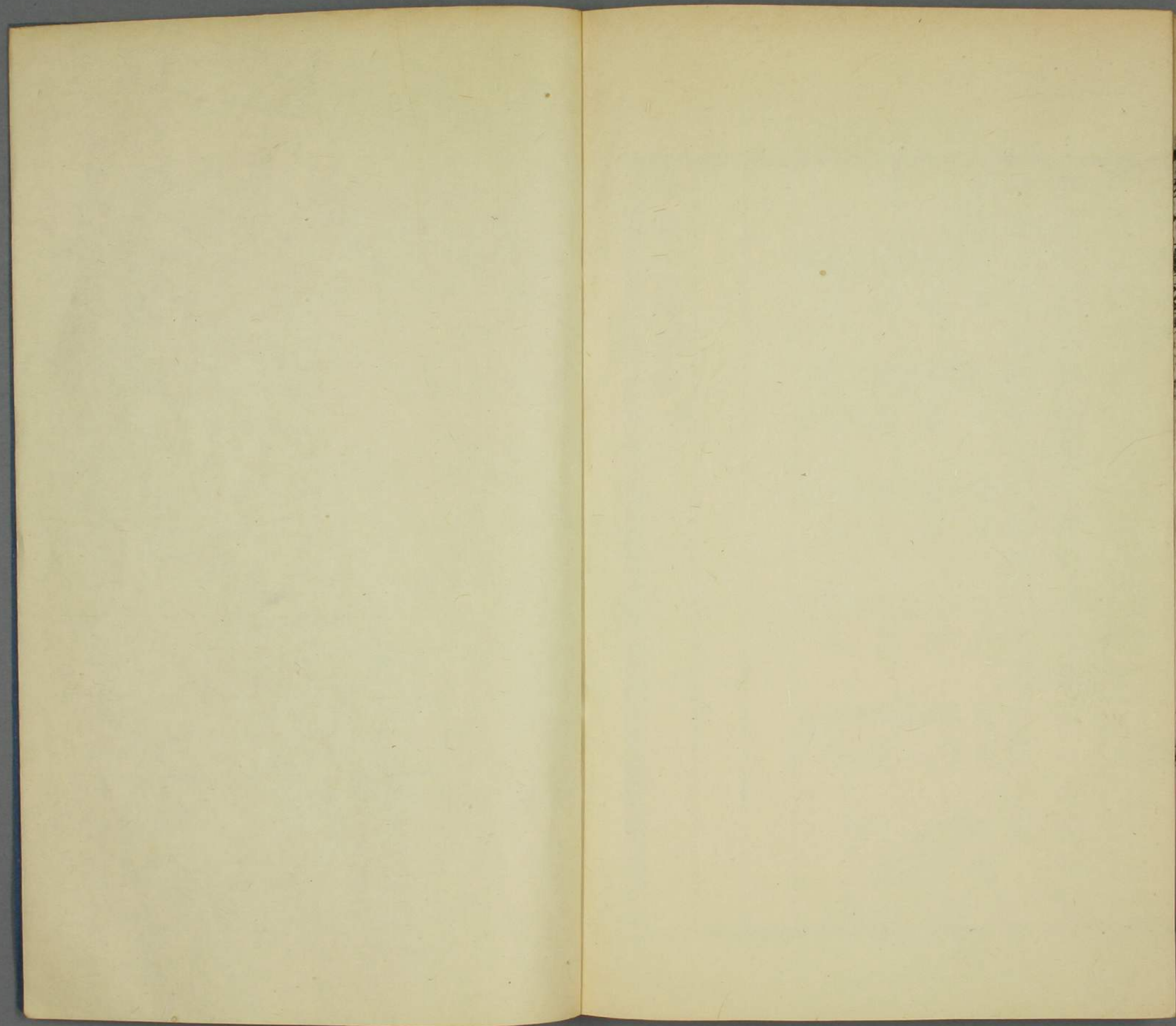
同音 衡音 境音 景音 掩音 覺音 皎

鏡登 去聲 瓊渠 盈切 擗聲 卯切 柯音 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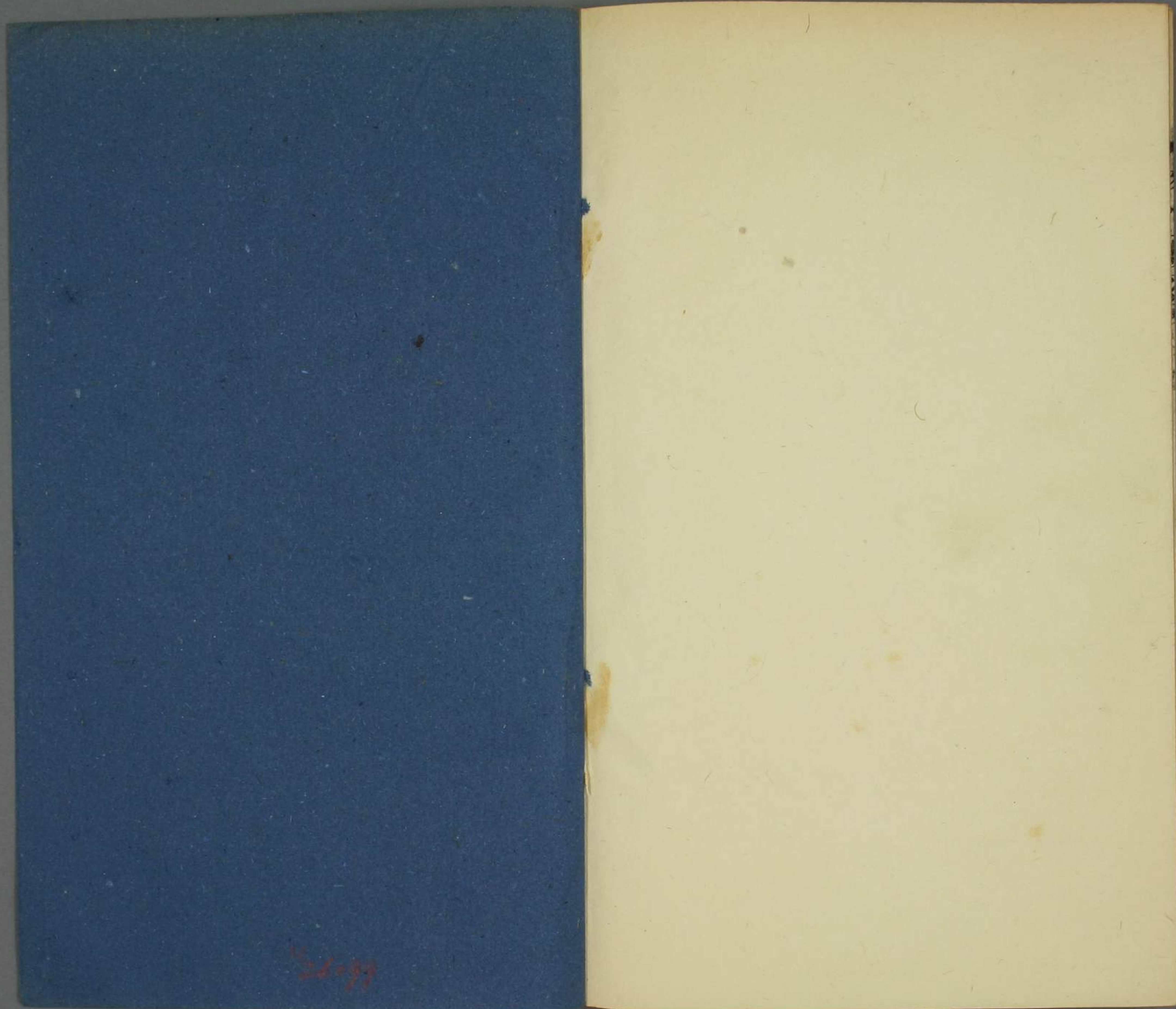
嶙音 澄音 娉聘 去聲 盈音 盈

杜牧之揚州夢 終









24-97



